

保祿的基督圖像

穆宏志¹

引言

耶穌基督充滿在保祿的言論中，也充滿在他整個心中。除此之外，他沒有其他要說的話，就如同聖大德蘭所言：「我們可以看到光榮的聖保祿，好像從不曾讓耶穌離開過自己的口，因為他早已把耶穌穩固地放在自己心中」²。也許有時候，保祿會談到別的話題，例如：各個教會團體的需要、弟兄們的問題，或是提到尚在基督之外的人，或是基督救贖工程的價值，以及此工程如何承行於基督徒身上。不過無論如何，這些話題都是因為與基督有關，正如保祿自己所言：

「弟兄們，就是我從前到你們那裏時，也沒有用高超的言論或智慧，給你們宣講天主的奧義，因為我曾決定，在你們中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這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格前二1-2）

他所講論的都是耶穌，不論是書信的主題還是內容，都是耶穌。但另一方面，大家早已知曉，聖保祿不太注意到耶穌的

¹ 本文作者：穆宏志神父，西班牙籍耶穌會士。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碩士、輔大神學院神學博士。現任教於輔大神學院及輔大宗教學系碩士班，教授新約聖經、聖經希臘文、拉丁文等。

² Teresa de Jesús, *Libro de la Vida* c. 22

公開生活。正如上述的經文所言，他對耶穌的救贖工程比較感興趣。因此，無論是耶穌的比喻或奇蹟，保祿不提及耶穌公開生活中的奧蹟或話語，以及祂與平凡人或與權威者的關係如何。保祿好像對這件事，有了自己的看法，他積極地選擇不論及耶穌在世界的生活：「縱使我們曾按人的看法認識過基督，但如今不再這樣認識他了」（格後五 16b）。並且，耶穌的道理只是當作保祿解釋耶穌死亡的意義與價值的基礎。

我們可以看到保祿如何強調耶穌的死亡事實，卻不提耶穌的死亡過程。他不提耶穌在橄欖園的祈禱，也沒提祂在猶太人或羅馬人前受審判，也沒有鞭打、茨冠、苦路，就連在加爾瓦略山的事也沒有什麼解釋或結論。對保祿來講，沒有苦難記，只有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事實。這是唯一的記號，也是唯一一個保祿要保留下來的圖像，作為自己生活和宣講的中心。

幾乎可以說，耶穌的宣講好像也不重要了，保祿好像只是運用這點，作為基督徒生活的出發點而已。當然，基督徒應該效法主耶穌的生活。所以，在保祿的書信中，提到了一些德行以及勸勉基督徒生活的話。不過，就連這點仍是提到聖神的果效，而沒有很強調效法耶穌。其實，有關耶穌的道理不是被遺忘，也不是被擱置一旁，相反的，它是這些倫理要求的基礎。耶穌的道理能在基督徒身上結出果實，是在耶穌的死亡之後，並且是藉著祂的死亡，為我們賺得的聖神。

我們能在此從字彙研究來看到端倪。保祿的著作中（不包括公函），「耶穌」這個字用了 182 次，「基督」這個字用了 350 次，比例上是不相稱的；在公函中，「耶穌」這個字用了 31 次，「基督」這個字用了 32 次。如果我們關注到長久以來，傳統上與保祿有關的《希伯來書》的話，那麼，比例上卻剛好相

反：「耶穌」這個字用了 14 次，「基督」這個字只用了 12 次³。

我們不是要談論保祿和十九世紀關於歷史的耶穌與信仰的基督的觀點。對保祿而言，他亦可以理解為「歷史的基督、信仰的耶穌」。保祿所認識的，復活的基督就是死的那一位；當然死的那一位，先是活著的。如同路加作者在《宗徒大事錄》中，藉著斐斯托所言：「關於他們的宗教及關於一個已死的耶穌，保祿卻說他活著」（宗廿五 19）。但是事實上，保祿為了論述他的神學、他的生活經驗、他的耶穌圖像，爲了他自己並不需要耶穌生活的史實材料。換句話說，對保祿而言，重要的不是耶穌的生活，而是耶穌的生命，這個在死而復活後，還一直繼續的生命—逾越奧蹟。

保祿的書信皆在闡明逾越奧蹟，並以此實踐在基督徒生活中，因此本文要講述的圖像就在於：被釘十字架上復活的基督。

一、基督充滿信徒：《迦拉達書》、《斐理伯書》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就是保祿書信中的基督圖像，與復活是不可分開的。就如同《斐理伯書》三章 10 節所提：「我只願認識基督和他復活的德能，參與他的苦難，相似他的死」。雖然在《格林多前書》二章 2 節講論道：「因爲我曾決定，在你們中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這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不過，保祿就是在《格林多前書》中討論復活，並讓我們知道談論復活這話題有多麼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復活的圖像（格前十五）。因此，保祿著作中提到逾越奧蹟，就是藉由十字架上的基督圖像來表現，因爲這是人們可想可見的圖像。

³ BibleWorks 7 GNT.

另一方面，我們亦可看見這圖像充滿在保祿書信中，原因在於保祿自己就是為這圖像的基督所充滿。保祿所有的生活，為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所充滿，因此也這樣記載於書信中。這個圖像首先是給予保祿安全，如同磐石一樣，不可動搖地奠基了他的生活。正因如此，他的生活很穩固，不怕地震、颱風，也不用怕會有什麼變化來改變他，在地上沒有什麼力量能夠動搖這樣的穩固。最能明顯表現這點的，大概是這段經文：

「那麼，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是困苦嗎？是窘迫嗎？是迫害嗎？是饑餓嗎？是赤貧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羅八 35）

基督的愛就是救贖的愛，因為當我們往前看一小節經文，就能發現：「是那已死或更好說已復活，現今在天主右邊，代我們轉求的基督耶穌嗎？」（羅八 34b）再讓我們往前看到《羅馬書》八章 32 節：「他既然沒有憐惜自己的兒子，反而為我們眾人把他交出了，豈不也把一切與他一同賜給我們嗎？」無論是父或是子的行動，都讓我們進入到逾越奧蹟的氛圍。為了我們，耶穌自我給予的死亡，這樣的愛充滿了保祿的生活，所以再也讓任何領域、任何力量來影響他。

這樣的安全與穩固，其基礎在於保祿與基督的密切關係，就是這份關係，使得基督的圖像活潑鮮明，也就是藉由保祿的生活體驗，在他內與基督所建立的，位格與位格之間、愛與信的關係，立足了他的安全與穩固。這樣的親密關係，連繫了不同的兩位，因此兩者能彼此有關，可是卻又像是一位在生活。這份關係亦表達了逾越奧蹟。

也許最明顯而深入表達基督之愛、完全充滿信徒的經文，是：「所以，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迦

二 20a)。假如我們細想這句話，它似乎是矛盾的，因為若是基督在我內生活，那麼我生活又是誰呢？但為了表達深刻而內在的親密關係，似乎沒有別的辦法，來做更好的說明。正如十字若望所經驗到的困難一樣，他提到：「充滿聲音的孤獨、不發聲的音樂……」等。對，沒錯！是保祿在生活，但他生活，是被基督所充滿。保祿試著更清楚解釋這點：「我現今在肉身內生活，是生活在對天主子的信仰內；他愛了我……」（迦二 20b）。

基督的愛與基督徒的信仰能有這樣的奇蹟，能這樣分享生活，建立親密不分的關係。不過，在前述的經文中，筆者刻意不提：「且為我捨棄了自己」（迦二 20b），這逾越奧蹟顯明地表達出：基督如何充滿著基督徒。最後，我們以「我已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了」（迦二 19b），來呼應這個段落的思想。基督的十字架圖像貫穿前後。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自我給予，讓我們經驗到慷慨的態度，先是父的慷慨，祂沒有憐惜自己的兒子，再者是天主子的慷慨，因為祂給出自己，就如上述我們已經看到的：祂成為人，被釘在十字架上。祂為我們所做的慷慨，根本沒有希望能得到任何回報，更不用提，有什麼相當報償的可能。就是因為這個緣故，面對這樣的慷慨，我們只能有某種類比的慷慨，因為我們永遠無法如同祂對我們所做的一樣慷慨。就這樣，保祿為這份慷慨、自我給予的愛所充滿。

這樣的愛不只充滿著保祿，更是「滿而溢」。他整個的行動與生活都為這愛所占據：

「因為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因我們曾如此斷定：既然一個人替眾人死了，那麼眾人就都死了；他替眾人死，是為使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生活，而是為替他們死而復活

了的那位生活。」(格後五 14~15)

再一次地，保祿對基督的愛並不是抽象或概括性的介紹，而是直指祂愛的高峰—死亡。死而復活的基督圖像充滿保祿的生活與行動，他體驗到這樣的急切與逼迫的愛，這是他內心所有的圖像。他整個的使徒生活，包括所有的痛苦和困難，都是因為他體驗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所表現的慷慨：「一個人替眾人死了」。

《斐理伯書》是一封較能清楚看到被釘十字架上的基督，對使徒生活之影響的書信。保祿被困坐監(我們不知道在哪裏，也許較能接受《厄弗所書》的假定)，斐理伯人得知此事，派遣人送給他一些資助。於是，保祿寫信給斐理伯人表達感謝之意，並說明自己的情況。

在此，保祿面對了幾個困難：其一是弟兄們所帶來的困難，有些人是出自嫉妒和競爭而宣傳福音的，他們似乎更願意表達出自己比保祿還敢為基督受難。於是，保祿細細地逐一回答，沒有絲毫的嫉妒影響他，因為他願意基督為人所宣講：「為此如今我喜歡，將來我仍然要喜歡」(斐一 18b)。其二，保祿不但準備為基督死，也準備為基督生活，這似乎正是反對保祿者所斥責的。有時候，生活比死亡更不容易，「因為在我看來，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斐一 21)。「我渴望求解脫而與基督同在一起：這實在是再好沒有了」(斐一 23b)。所以，保祿並不懼怕死亡，他的行動與選擇在於他使徒的熱忱：「但如果生活在肉身內，我還能獲得工作的效果：我現在選擇那一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正夾在兩者之間」(斐一 22~23a)；但是，「我確信不疑：我知道我必要存留，且必要為你們眾人存留於世，為使你們在信德上，得到進展和喜樂，並使你們因著

我再來到你們中，同我在基督耶穌內更加歡躍。」(斐一 25-26)

所以，外在的環境與困難襲擊保祿，並不會構成他的問題。也許，他坐監會被判死刑⁴。不過，為渴望與基督在一起的人而言，這樣的情況不會是危險反倒是個恩寵：

「因為，為了基督的緣故，賜給你們的恩賜，不但是為相信他，而且也是為他受苦：就是要遭受你們曾在我身上所見的，及如今由我所聽到的同樣的決鬥。」(斐一 29-30)

也許可以問，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圖像在哪？讓我們繼續唸《斐理伯書》，更能清楚保祿前述所言的基礎和理由。他為了勸勉斐理伯人，並分享他所有的情感，論述了有關基督的詩歌。這詩歌的高峰在：「他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為此，天主極其舉揚他……」(斐二 8-9)。

關於保祿面對斐理伯團體的困難，我們沒有很明確的訊息。不過，從保祿的論述中，好像可以看出是來自猶太基督徒的困難(斐三 2-3)。保祿在面對這件事上，有很多可誇口的地方。他一點也不羞愧並肯定自己在這部分上，一點也不比任何人差，並且可以說更甚於其他人：「我生後第八天受了割損……」(斐三 4-7)。但是，這一切都改變了。先前為他肯定的價值完全喪失了，因為他找到更有價值的：「我只願認識基督和他復活的德能，參與他的苦難，相似他的死，我希望也得到由死者中的復活」(斐三 10-11)。這經文以交叉平行的描述，鮮明地呈顯了上述保祿面對生活中價值的轉變，理由仍是在於基督的：復活、苦難—死亡、復活。

⁴ 格後一 9-10：「我們自己也認為必死無疑……復活的天主由這樣的死亡危險中救援了我們……」

二、基督充滿團體：《格林多書信》

(一) 答覆團體的問題就是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前一部分說明了被釘在十字架上與復活的基督圖像，充滿在保祿的信仰與使徒生活中。同樣地，關於團體的部分我們亦要說，答覆團體的困難就是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這個事實。我們將以《格林多書信》來做討論。

《格林多書信》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內部的分裂」，他們之中有不同黨派，或說有不同的被擁護者：「你們各自聲稱：我是屬保祿的，我是屬阿頗羅的，我是屬刻法的，我是屬基督的」（格前—12）。如此，分裂明顯可見，且已有屬於各黨派之名。對此，保祿立刻強烈地反應，且依靠的就是被釘十字架上的基督：「原來基督派遣我，不是為施洗，而是為宣傳福音，且不用巧妙的言辭，免得基督十字架失去效力」（格前—17）。

反對巧妙的言辭，也是反對宣講者之間的差異，因為他們所講的內容即在於此。假如沒有差別，那麼如何能夠分裂呢？此外，無法用巧妙的言辭，來宣講一個完全相反人知識的內容：

「原來十字架的道理，為喪亡的人是愚妄，為我們得救的人，卻是天主的德能……的確，猶太人要求的是神蹟，希臘人尋求的智慧，而我們所宣講的卻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這為猶太人固然是絆腳石，為外邦人是愚妄……」（格前—18, 22-23）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淫亂」：「我確實聽說在你們人間有淫亂的事，且是這樣的淫亂，連在外教人中也沒有過」（格前五1）。保祿反對這樣的事發生，也是依靠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你們豈不知道少許的酵母，能使整個麵團發酵

嗎？你們應把舊酵母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和的麵團，正如你們原是無酵餅一樣，因為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督，已被祭殺作了犧牲。」（格前五 6-7）

經過除淨舊酵母而成爲無酵餅的比方，保祿藉提到猶太人的逾越節，暗示主的最後晚餐—逾越節的那晚—指出了基督的奉獻。他反對某些倫理行爲，並列舉了一些與被奉獻的基督—基督的晚餐—不符合的倫理行爲、不符合基督的生活態度；保祿亦反對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上的爭訟。因爲基督徒要繼承天主的國，而相反基督的倫理生活則不能：「你們中從前也有這樣的人，但是……已經洗淨了……」（格前六 11）。此處「已經洗淨了」暗示到洗禮時，基督徒所紀念的—基督的苦難、死亡與復活。

在格林多團體另一個問題是關於「邪淫」（可能是受到多神宗教廟妓禮儀影響）。對此，保祿反對的理由是：「食物是爲肚腹，肚腹是爲食物，但天主把這兩樣都要廢棄；人的身體不是爲淫亂，而是爲主，主也是爲身體」（格前六 13）。保祿藉由身體的圖像說明：屬於基督的身體就是屬於主。他緊接著在 14 節說明：「天主既然使主復活了，祂也要以自己的能力使我們復活。」之後又說：「而你們已不是屬於自己了嗎，你們原是用高價買來的，所以務要用你們的身體光榮天主」（格前六 19b-20）。

保祿在論及婚姻與童貞時，亦持同一思想。他舉例說明，表達最好不要改變現況的理由，仍是：「你們是用高價買來的，切勿不要做人的奴隸」（格前七 23）。保祿書信中，一提到「高價」立刻讓人想到基督的死亡，也就是被釘在十字架上基督的圖像。

此外，保祿在談論祭祀邪神的肉時，更可清楚看到這點。保祿的答覆是沒有什麼邪神。因此祭祀邪神的肉根本沒有什麼

改變。所以，「其實，食物不能使我們取悅於天主：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無益」（格前八 8）。但卻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這樣的知識。所以應該小心！不要因此讓軟弱的弟兄跌倒，不要成為別人的絆腳石，理由仍是基督的死亡：「那麼，這軟弱的人，基督為他而死的弟兄，也就因了你的知識而喪亡！」（格前八 11）與此相呼應的是《羅馬書》十四章 15 節：「如果你因著食物使你的弟兄心亂，你便不是按照愛德行事，基督為他死了……」。

很明顯地，對保祿而言，談論主的最後晚餐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主的苦難」。《格林多前書》十一章 18 節，保祿提到團體舉行了不符合主的聖餐禮，格林多人除了分裂的情況之外，居然還發生不理會主內弟兄的問題。再一次，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這些問題的答覆，因為主的晚餐是在紀念：「主耶穌在祂被交付的那一夜……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的。的確，直到主再來，你們每次吃這餅，喝這杯，你們就是宣告主的死亡」（格前十一 23-26）。

在這封書信中，保祿用了很長的篇幅來闡述身體的圖像。保祿用這個比方來對應團體的問題，特別是在團體內不同的職務和神恩。身體的圖像一方面強調了統一，另一方面亦同時強調，所有的職務和神恩就是為了整體的好處。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所談論的不是任何一個身體，而是基督的身體。甚至於，保祿似乎是突然地提出這點：「就如身體只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身體所有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格前十二 12）。他從一個明顯的整體和分別的圖像，馬上跳到基督的身體。意思是說，這裏所提到的身體不只是一個比方而已，而是個事實－基督的身體。

我們在《羅馬書》十二章 4 節，可以更清晰看到：「就如

我們在一個身體上有許多肢體，但每個肢體，都有不同的作用；同樣，我們眾人在基督內，也都是一個身體」。這思想在《格林多前書》前幾章的經文已有端倪，也就是之前提到關於邪淫的問題：「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嗎？我豈可拿基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格前六 15）

若進一步問，保祿是在論及基督的哪一個身體？合理的答覆是復活基督的身體，而且更符合保祿自己的思想：「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們受過洗歸於基督耶穌的人，就是受洗歸於他的死亡嗎？...如果我們藉著同祂相似的死亡，已與祂結合，也要藉著同祂相似的復活與祂結合」（羅六 3, 5）。所以書信花了許多篇幅，談論的身體就是逾越奧蹟的基督身體——十字架和復活。

「復活」亦是另一個格林多團體的問題，因為有很多受希臘思想影響的成員，很難接受身體的復活，為此，保祿花了最長的一章來講論逾越奧蹟。保祿既強調又肯定除了被釘在十字架上之外，不再說些什麼，它再次出現在這一章節中：「如果我們在今生只寄望於基督，我們就是眾人中最可憐的了。...但是基督從死者中實在復活了.....」（格前十五 19-20a）。我們當注意到保祿對耶穌復活的強烈肯定，這也是我們復活的基礎，並能平衡書信開端對十字架圖像的著重。

（二）答覆團體與宣講福音者之間的問題，也是基督

保祿不只在格林多團體遇到問題，並且團體與他之間也有了問題。他被棄絕，因此寫了封含淚書信，但我們不知道是誰、並且如何得罪了他。不過，我們能知道保祿是以怎樣的精神來面對這件事。他知曉作為基督的使徒會帶來怎樣的生活：「身上時常帶著耶穌的死狀，為使耶穌的生活也彰顯在我們身上」

(格後四 10)。這是保祿給信友唯一的見證：

「這是因為你們願尋求基督在我內說話的證驗，基督對你們並不是軟弱的，相反，祂在你們中是有能力的。祂雖然由於軟弱而被釘在十字架上，卻由於天主的德能仍然活著；……」(格後十三 3-4)

故基督的逾越奧蹟，顯示在建立教會以及與教會的關係中。

三、基督充滿歷史：《羅馬書》

基督的身體不會改變，只是隨著每一分鐘不斷地增加，像似一片片馬賽克拼貼，擴展開來。也許這樣的想像會使人覺得不夠尊重基督，不過卻是對我們有益的圖像。歷史的事實是基督的身體死亡、復活，雖然復活是從歷史開始，但卻超越歷史。這個身體的意義，在於使全人類聚集在祂內。所以，我們應當一天一天地增加、拼湊圖片，使之擴展、完整。

這樣，基督本身的整體召叫，首先是塑造歷史，有了人的生活空間。為保祿而言，人生活在基督之外，就是生活在亞當內，就是罪的生活。保祿藉《羅馬書》一至二章的分析，將罪分為外邦人的罪和猶太人的罪二者。他以許多方面、不同的表明來描述。最後綜合地下了肯定：「……我們早先已說過：不論是猶太人，或是希臘人，都在罪惡權勢之下」(羅三 9b)。另外，保祿並在 9~17 節，繼續引用舊約《聖詠》作說明：

「愚妄的人心中說：『沒有天主』；他們都喪盡天良，恣意作惡；行善的人實在找不到一個！上主由高天俯視世人之子，察看有無尋覓天主的智者。人人都離棄了正道，趨向邪惡：沒有一人行善，實在沒有一個。」(詠十四 1-3)

「因為他們的口中毫無真誠，他們的內心全是虛偽滿

盈；他們的咽喉是敞開的墳塋，他們的舌頭只顧美語逢迎。
(詠五 10)

「他們心中策劃惡謀，他們終日挑撥爭鬥。」(詠一四〇 3)

「他滿口欺詐與辱罵，舌下盡是惡毒與謊話。」(詠 17)

「因一人的悖逆，大眾都成了罪人；同樣，因一人的服從，大眾都成了義人。」(羅五 19)

基督外的歷史，是個繼續不斷地悖逆的狀況：「因一人的悖逆，大眾都成了罪人」(羅五 19a)。顯然地，我們寫出前半端，未寫出後半端，是爲了強調前者的狀況。保祿意識到人的狀況就是這樣，從一開始，所有的人都走偏了(罪的原意即有走偏的意思)，離開了天主所安排的幸福計劃。反之，人走到不同的地方去尋找幸福，也都體驗到這不幸的結果。保祿看到被罪所破壞的面貌，這結果走向地獄，因爲地獄就是離開天主。

對照的後半端，有了天主的參與：「同樣，因一人的服從，大眾都成了義人」(羅五 19b)。天主參與的方法，是藉著一個人，因此我們能有一個圖像，這個人就是基督。此後，我們所有的圖像是基督的圖像；而且與悖逆相對的，是服從的圖像，如前述我們已經看到的：基督服從至死，並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基督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就爲我們死了，這證明了天主怎樣愛我們」(羅五 8)。

「天主把人都禁錮在罪中，是為要憐憫眾人。」(羅十一 32)

「因爲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榮」(羅二 23)。人類的歷史是一個罪的歷史，而此結果促成了基督十字架。十字架綜合了所有的罪，同時也終結了罪。如果說：罪是離開天主、否認祂，那我們則無法想像，還有什麼比「釘耶穌在十字架上」更大的罪。因此客觀而論，「基督被釘在十字架

上」是最大的罪，因這是最清楚且直接否定「降生成人的天主」。從人的立場來說，這更是有效的方法而與天主隔離，把祂從人間趕走、驅離。在此，純粹是論述事實本身，而非斷定責任。無論是那時或之後的參與者，不管是個人或集體造成的，因為參與者本身並無意識殺掉天主子，只因他們完全不認識祂。但我們也不是要否定人該有的責任。為保祿而言，這事件中有一位主角要完全負責，那就是「罪」。在保祿書信裏，更具體地說是在《羅馬書》中，有時「罪」好像擬人化了。

「所以眾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給的恩寵，在耶穌基督內蒙救贖，成為義人」（羅三24）。所以，十字架終止了罪，毀滅了擬人化的罪。十字架是歷史的中心時刻，所有的人在漫長的歷史中造成了十字架，天主使它成為赦罪的工具：「這耶穌即是天主公開立定，使他以自己的血，為信仰祂的人作贖罪祭的」（羅三25a）。如此，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保祿書信的基本圖像。

四、基督充滿宇宙：《哥羅森書》和《厄弗所書》

前述已談的保祿書信，學者間都沒有爭議；也許接下來要談的保祿書信，雖有爭議，仍未確定非屬保祿書信。無論如何，沒有人會懷疑《哥羅森書》和《厄弗所書》兩封書信保有保祿宗徒的思想；更重要的是，目前為止所見的基督圖像，是針對個人、團體、歷史層面，筆者認為，更可將之擴大到整個宇宙。

（一）奧秘

「他以十字架誅滅了仇恨，也以十字架使雙方合成一體，與天主和好。」（弗二16）

首先，應該先安排地球——人類居住的地球。《羅馬書》已

告訴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就是歷史的中心。信中較提到個人的救援，不過這救援應該也有集體的層面。人總是有強烈的傾向，將人類區分為二。例如：我們及其他人（他們）；希臘、羅馬人及野蠻民族；猶太人及外邦人；中國人及外國人（洋人）。

保祿知悉這點，也承認當時有這樣的情況：「所以你們應該記得，你們從前生來本是外邦人……記得那時你們沒有默西亞，與以色列社團隔絕……」（弗二 11-12）。不過，他也認出這情況已被超越：「因為基督是我們的和平，祂使雙方合而為一；祂以自己的肉身，折毀了中間阻隔的牆壁，就是雙方的仇恨」（弗二 14）。這就是以前隱藏的、現今卻揭示的奧秘：「外邦人藉著福音在基督耶穌內與猶太人同為承繼人，同為一身，同為恩許的分享人」（弗三 6）。這一切是因祂以自己的肉身（弗二 14）；祂以十字架（弗二 16）；藉著基督的血（弗二 13）。所以，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擔負所有的人，也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連繫。

（二）從人到宇宙：凱旋地進入神聖的行列

保祿已在《羅馬書》第八章發展「整個宇宙、所有受造物都期待並受人與天主和好的影響」的思想。《哥羅森書》和《厄弗所書》亦指出，天主藉由基督實行人與人之間的和好，並影響到整個宇宙（尤其參閱：弗二 21-22、哥一 15-16 各節）。

從保祿肯定身體的一致性與整體性，並引用《聖詠》六八篇 18 節：「為此經上說：『祂帶領俘虜，升上高天，且把恩惠賜與人』」（弗四 8）可見，這凱旋的行列顯示基督在一切之上的首位：「正如祂已將這德能施展在基督身上，使祂從死者中復活，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右邊，超乎一切率領者、掌權者、

異能者、宰制者，以及一切現世及來世的可稱呼的名號以上」
(弗— 20~21)。

這勝利的凱旋，乃因基督從一開始即爲此而生、爲此而來：

「祂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因爲在天上和在地上的一切，可見的與不可見的，或是上座者，或是宰制者，或是率領者，或是掌權者，都是在祂內受造的：一切都是藉著祂，並且是爲了祂而受造的。」
(哥— 15~16)

這些權勢者在希臘羅馬神話思想中，常與天上星體相連結。保祿（或是承繼保祿的思想者）肯定在整個宇宙中，沒有任何的力量在基督之外。基督在任何的力量或權力之上，祂是宇宙的君王，因祂在地上建立了人間的和平，並使人與天主和好。

(三) 十字架在宇宙中

我們將上述兩節主題放在一起了解，更能清楚十字架在宇宙中的論點。人間的和好基於十字架、基督的血和死亡，這十字架當然不能與基督的復活分開。在上述的經文中，雖然有時先出現「復活」的字眼，但也不省略強調復活是在死亡—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一之後。本文很重要的論述重點就是「復活」，並且是與基督的身體息息相關。我們不能把耶穌的身體從十字架上拆離，如果這樣的話，那麼十字架還有什麼意義？

復活應該使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身體，在心靈的眼光上成爲「半透明的」，而非「不可見的」。

我們以《哥羅森書》一章 17~20 節來告一個段落：

一切都是藉著祂，並且是爲了祂而受造的。

祂在萬有之先就有，萬有都賴祂而存在；

祂又是身體—教會的頭：

祂是元始，是死者中的首生者，
為使祂在萬有之上獨占首位，
因為天主樂意叫整個的圓滿居在祂內，
並藉著祂使萬有，無論是地上的，
是天上的，都與自己重歸於好，
因著祂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

五、附錄：保祿的另一個基督圖像：《希伯來書》

雖然現今大家已清楚知道，《希伯來書》不是由保祿所寫，不過這書信一直以來被接受為屬於保祿傳統的著作。因此，正如新約對《希伯來書》的安排次序一樣，筆者亦將《希伯來書》放在保祿書信之後，幫助我們更具體地看保祿的基督圖像。

（一）大司祭

「耶穌是大司祭」可說是《希伯來書》的主題，這圖像正與我們一直談論的圖像，有著密切的關係，也是保祿的基本思想—耶穌就是中保。我們可從《格林多前書》十五章 24~28 節這段經文，看出大司祭的圖像：

「再後才是結局；那時，基督將消滅一切率領者、一切掌權者和大能者，把自己的王權交於天主父。因為基督必須為王，直到把一切仇敵屈伏在祂的腳下。最後被毀滅的仇敵便是死亡；因為天主使萬物都屈伏在祂的腳下。既然說萬物都已屈伏了，顯然那使萬物屈伏於祂的不在其內。萬物都屈伏於祂以後，子自己也要屈伏於那使萬物屈伏於自己的父，好叫天主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

雖然這大司祭並沒有穿著宗教儀式的服裝，不論是猶太宗

教或是基督宗教；不過，整個《希伯來書》繼續不斷發揮這一思想：基督是我們的中保，因此祂是大司祭。

（二）大祭品

誠如大司祭的圖像，我們可說大祭品—基督一次而永遠的奉獻—「我們就是因這旨意，藉耶穌基督的身體，一次而為永遠的祭獻，得到了聖化」（希+10）。這經文再度呼應本文一直談論的：「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圖像」，因此我們可說，這書信呈現的基督圖像，與保祿書信連貫密切。

（三）門、路、牧人

這三個圖像本來應該屬於另一處的聖經傳統—若望著作；意外地，我們在《希伯來書》中也看到。或許我們不需太過訝異，因為這三個圖像可說是基本圖像的結果，雖然一開始我們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基督的奉獻不單是一個祭獻，而且是一個絕對的祭獻：「所以，弟兄們！我們既然懷著大膽的信心，靠著耶穌的寶血得以進入聖殿，即進入由祂給我們開創的一條又新又活，通過帳幔，即祂肉身的道路」（希+19）。所以，有門、有路，而且這一切是藉著祂的肉身，是釘在十字架上一奉獻的耶穌基督身體。

在《希伯來書》講道的最後一段，有牧人的圖像：「賜平安的天主曾由死者中領出了那位因永遠盟約的血，作群羊偉大司牧的我們的主耶穌」（希+三 20）。這牧人圖像是主耶穌藉著死亡所顯出的圖像，並且是由死者中領出的復活。

再一次地，整個逾越奧蹟在此經文整合、出現：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亡復活的基督。